

文明时光

□黄正平

深埋脚下的青墩遗址 典藏五千年人类智慧的 光芒	尚	折射出创造的力量和高
巍巍耸立的光孝宝塔 见证一千年古老城邑的 沧桑	虹	大江大桥 高架东西南北贯通的彩
见证的经天纬地的大生 纱厂	浪	大海大港 掀动世界极地扬帆的巨
记忆一百年工业革命的 辉煌		历史和现实从这里接壤 巨笔叙写时代的篇章
新时代的文明时光 今天更加注目更加的璀 璨		东方与西方在此时碰撞 盛世激越脚步的铿锵
一水一山 映照着重月的柔波和伟 岸		当我们自豪地感受今天 的每一声响 都是因为文明时光深情 而款款地流淌
一人一城		

看戏(外一首)

□方述怀

傍晚,乡村的戏台上 灯火阑珊 花旦玉步轻摇 唱腔起 是玉珠落盘 旁白 是山谷里的鸟鸣 台下的观众 都走进了戏里	节制闸	站在岁月的风口 在巡视 田野村庄静悄悄 只有汗背心挂在半空 中 等待晾干
无数双眼,盯着戏台上 那抹惊鸿倩影 醉了看客 悲欢离合在霓裳水袖 间流转 那些来瞧热闹的孩子 骑在家长的肩头 舔着冰糖葫芦 糖汁滴进大人的脖子 里		那个守闸人 几乎每天都与冰冷的 混凝土 生锈的轴杆相伴 闸门每提升一个高度, 他都清楚 自己手势的分量 吱吱嘎嘎地转动 牢牢掌控 洪流翻涌的速度
冬月里 锣鼓喧天庆丰年 唱腔悠长 在时光里响遏行云 把这台戏唱到了高潮 所有美好 以一个虔诚的姿态 拜给无际的春光	洪	并不是每一次都在泄 当大地干涸皸裂 河流的内心 也会敲打节制闸与村 民的心情 一起期盼 澎湃

迎春花

□孙忠利

冬天用来深刻 春天用来梦幻	匍	
大观园,沉睡不起 二小姐落落寡合		凌寒独开 感知纤弱昏黄的暖光
一次雪中走过 已经无所谓直立,或匍		我的篱笆弓形弯垂,身 姿婆娑 不善与众叙黛为伍



蜡梅

孙镜福

母亲的布鞋样册

□凌华

春节前,帮母亲收拾整理房间,忽然发现一本发了黄的书,看上去还胀鼓鼓的,里边似乎夹了好多东西,我打开一看,竟然都是母亲保存了50多年的布鞋样(做鞋的图样),母亲就是凭这些鞋样,不知为多少人做了多少布鞋,这本鞋样册正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的见证。

样册里,既有鞋底样,也有鞋帮样;既有小孩子的,也有大人的;既有单鞋的鞋帮样,也有保暖的鞋帮样,其中有一打鞋样是我从小到参加工作期间的鞋样集锦。据母亲回忆,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换一张鞋样,直到参加工作脚不再长大,我数了一下,共有19张,这还不包括刚刚出生时,用的是姐姐出生时的鞋样。

母亲做布鞋分三步。第一步就是做鞋底,先整理平时收集到的破旧衣服,从上面剪下相对好点的几层旧布料“糊衬子”,用糨糊将旧布料一层一层粘在一块小木板上(一般三到四层),经太阳晒干后,成为所谓的衬子;然后再按照事先确定的鞋样,剪成鞋底(一般由四层衬子组成),接着用好的白胚布进行全方位包装;最后就是纳鞋底了,用一根大一点的针,将鞋底线密密麻麻地进行正反面缝制并收紧,确保耐穿。有时因为鞋底太厚,尤其是保暖鞋鞋底更厚,母亲就用一种尖尖的锥先穿一个眼,然后再用针将线穿过。但这样太慢,为了加快速度,母亲有时就用一种戴在中指或者食指上的针箍来辅助纳鞋底,效果也不错,只是用久了手指会很疼,但母亲即使做了好多鞋子,也未见她喊过一声疼。第二步就是做鞋帮了,用衬子根据鞋帮样进行剪裁,然后再在最上面加上一

层好看的布料做鞋面,如果是保暖鞋,鞋帮下面还要夹些棉花和一层绒布。最后一步就是把鞋帮与鞋底用鞋底线缝制起来,一双新鞋就这样诞生了(如果做保暖鞋,还要在鞋底上放些棉花,再加上一层绒布,这样缝制起来难度更大)。

母亲做的布鞋,不仅舒适美观,而且还轻巧耐穿,那是因为母亲纳的布鞋鞋底用料考究、针眼密,所以非常牢固。小时候,尽管家里穷,买不起皮鞋、球鞋,但是,母亲每年都要给我们做好多布鞋,尤其是过年,我们姐弟三人都会穿上新布鞋走亲戚,心中倍感高兴。上学时,我还经常穿着母亲做的布鞋参加学校和公社的田径运动会,并多次获得了好成绩。记得刚刚参加工作时,我带了一双母亲做的保暖鞋到宿舍,几个同事看到后,放着皮鞋、球鞋不穿,抢着穿我的保暖鞋,鞋子难得有“休息”时间。当时由于母亲怕我过早穿坏,让修鞋匠在鞋底钉上一层机器上淘汰下来的废皮带,因此,大家竟然一起穿了四年也没坏,后来退出集体宿舍时,这双保暖鞋被一位同事要去继续穿了。

母亲做的布鞋,在近边几个队里很有名,当地许多未出嫁且有了对象的女孩为了送给对象一双满意的布鞋,同时在未来婆婆面前显示一下针线活能力,都要上门向母亲讨教取经,母亲会毫不保留地把技艺传授给她们。有时,没有现成的鞋样,母亲就像记者采访一样,了解男女孩脚的大小、胖瘦,然后从自己的鞋样册里挑出差不多大小的鞋样,经过再三斟酌、修改,直到自己满意、女孩认可为止。每当女孩做的鞋子得到男朋友和未来婆婆认可后,都要专门感谢母亲。母亲

做的布鞋在我家亲戚中也是久负盛名,前年到上海去看望生病的堂叔,几个叔叔、姑姑都还记得小时候穿过母亲做的布鞋,说当时上海许多同学羡慕有这么好的布鞋穿呢。

由于平时母亲白天要到地里干农活,所以做布鞋一般都是利用雨天或者晚上时间。小时候,村里也没有什么文化活动,每到晚上,尤其是冬天,全家都早早上床了,而母亲就坐在床上,开始纳鞋底,我在边上看着母亲一丝不苟地纳着,听着鞋底线在鞋底中抽动的美妙声音,以及她嘴里哼着不知哪里学来的小调,我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,有时一觉醒来,看到母亲还在一针一针地忙着,有时还要把针头在头上摩擦一下,我看后总要心酸地催母亲早点睡,此时,母亲往往会轻轻地把我边上的被子压一压,要我安心睡觉,自己继续……

母亲还未雨绸缪,纳了好多鞋底备用,说以后年纪大了、看不见了,也好让我们继续穿上舒适的布鞋。再后来,由于各式皮鞋、球鞋、布鞋都可以随时买到,母亲年纪也大了,因而纳的好多鞋底就一直压在她的箱子底里。有一次,我除了看到一双给我做好的成品布鞋以外,还看到有些发黄的鞋底,一数竟然有近20双,虽然不再做布鞋了,可母亲就是舍不得扔掉。

而对于那本鞋样册,我开玩笑说扔掉吧,反正以后也用不着了,市场上到处有现成的布鞋买。已经90岁的母亲听后,立即从我手中抢过去,如同至宝,不舍得放手。

其实,在我心里,即使现在市场有再好的布鞋卖,哪有母亲做的布鞋穿得舒服?再多款式的布鞋,又怎能与母亲做的布鞋相媲美呢?